

西雅圖華裔程序員詐騙政府 150 萬紓困款項被捕

周五，華盛頓州 Issaquah 一名男子被指控“電信詐騙和銀行欺詐”。

這位名叫 Baoke Zhang 的中國男性,35 歲,現就職於 Lyft,是位資深(Staff/Level 6)電腦工程師。

疫情期間,美國政府通過法案,提供一個名為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工資保障計劃),簡稱 PPP,允許小企業主從美國小企業管理局(SBA)申請貸款,用於發放員工工資。如果企業能在 8 周內不裁員、貸款至少 75% 用於員工工資,則貸款無需償還。

根據法庭文件顯示: Zhang Baoke 偽造了稅務文件,聲稱在過去幾年里,其名下一家個人公司僱傭了 25 名雇員,以及另一家小公司有 20 名雇員,他連續通過兩家貸款機構,向美國小企業管理局(SBA)申請超過 150 萬美元的 PPP 貸款。實際上,這兩家公司都是在提交申請之前剛註冊的,並沒有運營數年,至於雇員,根本不存在的。

有些自媒體就此事起了聳人聽聞的標題《FBI 正 500 萬美金通緝中國高考狀元天才程序員張寶科》,除了圖片,全文文字部分如下 - 其中每段話都在造謠。

他叫 baoke zhang(張寶科,音譯)今年才 35 歲,已經是美國頂級高科技公司 lyft 的資深程序員,每年基本薪水加簽字費以及股票分紅等已經到了接近百萬美金的水準。

他從小家境貧寒,但是學習很優秀,2002 年以地區高考狀元的身份考入華中科技大学的計算機系,並在高手雲集的計算機系永奪四年總成績第一,以 GPA 滿分畢業,隨後在 2006 年以全額獎學金去了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讀計算機,然後去洛杉磯做程序員,最後來到西雅圖 lyft 做

資深程序員。

FBI 探員們是 2020 年 5 月 14 日清晨到達張寶科在美國西雅圖 isaquah 百萬豪宅家門口,並給張寶科打電話問他開門,沒有人接聽電話,但是有 FBI 探員看見有和張寶科身材接近的東亞族裔男子從後院溜走。到 2020 年 5 月 21 日,

美國政府的正式起訴書下達為止,沒人知道張寶科在哪里。

款項在 2020 年 4 月底到賬之後,美國政府的監管部門就發現這個公司其實為空頭公司,並彙報給 FBI,FBI 開始接受這個案子,根據 FBI 的記錄,他們多次發信給張寶科確認公司信息,並以此為材料向法官申請逮捕令。

但當 FBI 就要動手時,張寶科消失了,誰能知道他在哪里,可以獲得 FBI 高大 500 萬美金的獎勵!

根本就沒有年薪百萬好不好? 據工資查詢網站 salarytics.com 多條數據統計,lyft Staff 級別的軟件工程師每年平均收入在 45 萬美元左右。此外,根據張同學 linkedin 資料顯示,

在加入 Lyft 之前,他在西雅圖亞馬遜公司工作四年多,曾經做過 Software Development Manager,並非從洛杉磯直接搬到西雅圖加入 Lyft。關於懸賞 5 百萬美金通緝以及“沒人知道張寶科在哪里”

美國法庭系統公開記錄顯示:5 月 22 日,張同學已經被捕。

張同學試圖詐騙,但是從來就沒拿到錢。

根據美國新聞媒體:

一名聯邦檢察員說:“這名被告不止一次試圖詐騙。。。幸而政府設計的欺詐檢測系統很智能,在資金流出之前就發現了他的騙局”。

關於張同學是否家境貧寒、是否是高考狀元、是否是華中科技大学計算機系第一名:

我們目前尚不知情,估計這麼“自由創作”的自媒體也不知情,但張同學去佛羅里達大學讀的是計算機碩士,而且,儘管佛羅里達大學也不錯,如果真是華科 CS 第一名,應該會去排名更高的學校讀書吧? 歡迎知情人來一畝三分地說下情況。

這些造謠的來源似乎是今日頭條里一個名為“顧穎瓊博士說天下”的自媒體,作者查看了張同學的 LinkedIn,也查到了法庭文件,看來英文水平很好,對美國很熟悉,但是關於此事的描述,則完全是胡編亂造,感覺是為了流量,硬生生造出“家庭貧寒的高考狀元”、“年薪百萬”、“百萬豪宅”、“畏罪潛逃”、“FBI 五百萬美元通緝”等熱點,來迎合國內某些人群的喜好。而國內多家網站和 APP,為了流量,允許這種虛假新聞的存在甚至競相轉載,也很讓人無語。

最後回到此事本身

Zhang Baoke 的報稅文件全是偽造的,甚至連公司哪年註冊這種一查就死的基本信息也是

" 摘下口罩,滾出我的國家 " CNN 華裔記者採訪遭辱罵

一名 CNN 華裔記者長周末在喬治亞州的泰比島(Tybee Island)海灘採訪時被民衆大喊“摘下口罩”。而該記者也表示,這不是她第一次在工作中受到騷擾,當地南卡羅萊納的默特爾海灘(Myrtle Beach)採訪時同樣遭到辱罵,有人對她嚷着“滾出我的國家”。

陳娜塔莎(Natasha Chen,音譯)表示,23 日她在泰比島海灘採訪市長時,因兩人都帶着口罩引起了某一民衆的不滿,朝她大喊“摘下口罩”,而根據報導畫面可以看出,當時在海灘上休閒的民衆沒有人佩戴口罩。

陳娜塔莎說,“有人認為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但這顯然違背了當下防疫的主旨。”採訪中他們詢問了多位民衆,“所有人都表現的非常友好,但仍有些人對我們的報導產生了不滿的情緒。”



“我們要回國!”數百萬滯留海外的中國人熬不住了!

朋友圈的留學生最近都在忙着同一件事情,刷回家的機票。

然而,好不容易刷到了機票,可能也會立馬傻眼。動輒一萬美元起步的直飛機票,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輕易按下“確定”鍵付款的。

甚至還有這樣的:當你狠下心付了錢,收拾好行李,在臨上飛機前卻收到航班被取消。因為目前入境中國的空中航線仍然實行着“史上最嚴”的“五個一”政策。

“五個一”是指,一家航空公司,飛往任意一個國家的任意一條航線,在每一周只能保留一個航班的規定。說白了就是,強制縮減國際航班數量。

這意味着,辛苦刷機票很可能是無用功。我花了快 10 萬人民幣,只是參加了一次抽獎,最終能不能順利回家,還要看運氣?

這對於大部分想要回國的留學生來說,越來越變得難以接受。所以,現在流行一種新的每日打卡方式,那就是在中國民航局的官方微博留言:何時取消“五個一”限制?

然而,據 21 世紀經濟報道,5 月 19 日,中國民航局發佈了一份最新通知,要求各航司必須提前申請國際航班預先飛行計劃,尚未復航的國際航班不能預售機票,合理控制國際機票預售數量。

說白了就是,“五個一”限制短期內是不會取消的了,縮減供應仍然會持續下去,何時取消還是要看海外疫情的發展情況。至於留學生能不能回來,我顧不上。

可是,一心想要回家的留學生們不願意認清形勢,放棄幻想,仍然每天打卡中國民航局的微博,每天刷新着多家航空公司的售票頁面,像等待着一位不知道何時出現的戈多。

這甚至還會引發更大的矛盾。根據路透社 5 月 25 日的獨家報道,美國政府周五晚間指控中國阻撓美國的航空公司恢復往來中國的航班,同時要求四家中國航空公司向美國政府提交航班時刻表。

經美國政府批准,達美航空準備重啓從底特律和西雅圖飛往上海浦東的航班,每周約 7300 多個往返座位,大概是疫情前的三分之一。美國聯合航空、芬蘭航空、韓亞航空、大韓航空、卡塔爾航空、土耳其航空等航司都在準備恢復 6 月飛往中國的航班。

然而,中國方面沒有任何確切的回復。“五個一”政策不僅是阻擋了想要回家的乘客,也限制了跟中國復航的航班數量。這難道又是一種不做就不會出錯的慣性?

在“五個一”政策可能延期的不確定性下,最爲焦慮和彷徨的中國海外公民主要有三類:

真的有事要回國的;

進退兩難的;

滯留在第三波疫情爆發地區的。

我在微博上一頁一頁地翻看關於“留學生回國”話題的內容,發現其實不少人屬於迫在眉睫。

他們有的是家里出了大事,需要自己回來打點的,有的是父母陪着自己去國外唸書,但身體健康出了問題又沒法報銷醫療費用的,還有的是申請到了國內工作的 offer,趕不回來等於自動棄權的。就更別提那些因為學校停課和租房到期而被迫流浪街頭年輕人……

這部分人或許每天都在機械地刷新航班信息,以及最新報道。但其實他們心里很清楚:如果不能狠下心從黃牛手里買下高價票,就沒有辦法找到回家的路。有網友開玩笑說,反正太平洋不加蓋,現在開始游過去或許也有一線生機……



還有一些簽證到期的中國公民就很進退兩難了。一方面,自己在當地丟了工作,想要留下來只能成為社會底層或者申請大學簽證,人生的命運可能都要走到一個轉折點。另一方面,萬一運氣好搶到了回家的機票,因為移民限制或者停航,各種各樣的原因下,想要再回來也是難上加難。

就讀于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小唐正在猶豫不決。她在 YouTube 上表示,回國的機票已經漲到了至少 7 萬美元起,根本坐不起。身邊的同學也是一樣。而且即便能夠回來,將來再回到美國的希望只會更加渺茫。

“我們必須決定是否要冒着風險回家——留在美國,還是回去喪失繼續學習的機會?”

不少人擔心,這些人才當中,大部分未來都是要回流,進入華為等企業實力的。但是如果因

為這次事件中祖國的態度,他們最終選擇了大洋彼岸,中美之間的衝突或許會往更難以預計的局勢走。

上面兩種人,還只是無助而漫長地等待。但是對於那些被迫滯留在第三波疫情爆發地區的中國公民來說,眼下的困難可以說,就是赤身裸體與病毒作鬥爭。

我在一個月前的文章中就提過,阻止疫情全球大流行已經失敗,中國需要做好準備,包括儘快從爆發第三波疫情的地區撤僑。因為像非洲和拉美這些地區,往往沒有大規模檢測的條件,甚至沒有基本的醫療條件,也沒有發達的國際航空系統,一旦由於疫情停航,那就真的完全跟中國失去聯繫了。

這樣的情況下,10 萬一張的機票,時常被取消的航班,都根本不是問題了,因為現在完全是斷航狀態。就像我一個在秘魯孔子學院當老師的朋友,他不是搶不到機票,也不是買不起機票,

而是人家秘魯就沒有開放往返中國的航班。

因此他們都非常渴望中國能安排飛機撤離僑民,這是他們回家的唯一方法。然而,從 3 月初到 4 月 20 日,中國政府只組織了 20 架撤僑包機,遠少于英美和西歐國家。

如果說困于歐美的中國人是焦慮,那么滯留在第三波疫情地區的中國人,已經到了惶恐的地步了。根據留學生自發組建的求助群,現在滯留在古巴的留學生們買不到基本的生活物資,只能用清水洗頭,用食用鹽刷牙,更別提最重要的口罩和手套了……

一名滯留在巴基斯坦 6 個星期的 25 歲男子說:“現在在巴基斯坦比三個月前的中國還要危險得多,連醫療工作者都沒有基本的防護設備。一切也只能靠自己了。”

其實還有一個群體,是當時新冠疫情在中國大地上肆虐的時候,日夜顛倒,拼盡全力給國內運送醫療物資的華人們。現在他們沒有任何特權,也只能掏出積蓄賭機票。他們,或許才是當下最百感交集的人吧。

在留學生們看來,回國自己可以主動自費隔離,國家經歷了三個多月的抗爭也已經有能力應對境外輸入病例,不會影響大局。

在國內其他民衆看來,就算自費隔離,所耗費的人力和場所也都是擺在檯面上的成本。留學生們好好呆在原地不動就是對國家最好的貢獻,不然又來一個吉林二度爆發,誰都擔不起責任。

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短期利益與長期利

編造的,還不止一次提交申請,從而導致被美國政府抓獲。他的年薪已經接近 50 萬了,爲了三倍年薪把自己前途葬送,這是膽太大還是人大傻?

很多美國人指責中國數據造假(不只是疫情),最近,瑞幸咖啡用赤裸裸的醜行提供“實錘”證據,導致美國出台各種法規來限制中國公司赴美上市,斷絕了一些中國公司的活路。

美國政府針對中小企業提供的 PPP 貸款計劃出發點是好的,但匆忙出台導致諸多漏洞,在美國引起各方指責,美國政府表示會對所有數額超過 2 百萬的貸款進行全面審計(Full Audit),不少公司迫于壓力或怕將來惹上麻煩,已經退款了。據我們所知,目前尚無美國企業因爲鑽 PPP 漏洞而被政府起訴,現在倒好,先來了個中國人作為反面典型。如果是貪婪之下設個驚天騙局,玩弄美國政府于股掌之間,好歹還能體現點高智商,但這件事,就是一位華人工程師大膽造假、一查就被逮捕,真的是又貪又蠢。

而這已經不是她第一次在工作中受到惡言相向,當地長周末另前往南卡羅萊納的默特爾海灘採訪時,有一人對她大喊“滾出我的國家”。

陳娜塔莎說,這人的意思是指“我的亞裔身分”,這漸漸升級爲了一場種族隔閡,“這真是令人傷心的困境”。

益,在傳播性極強的新冠病毒面前,該不該放開留學生回國,這個問題本身就是無解的。

但無解不等於沒有調整空間。

首先,一個最核心的觀念是,越是海外疫情緊張的時候,越是要盡全力把有需要回國的海外華人接回家。

2 月份,美國疫情還沒大爆發的時候,也是同樣呼籲和支持海外美國公民回家。這不一定是出于對美國醫療體系的迷之自信,而是如果當地疫情爆發之後,醫療資源受到擠兌,甚至出現一些社會衝突的時候,把自己國家的公民扔在那里不管不顧,才是對生命的蔑視。疫情不可怕,它所導致的人道主義危機才是最可怕。

其次,分級、逐步開放航班,才是與國際接軌的做法。時間來到 5 月底,不少歐美國家疫情都出現了拐點,此前確診病例暴增的俄羅斯也出現了緩和迹象。停擺了接近兩個月的國際航班,已經開始逐步復航了。

中國也應該配合其他國家的復航措施,把海外疫區從輕到重分級,也可以按照需要回國的海外華人的具體需求分級處理,優先增加那些低風險地區的高需求人員的航班數量,從“五個一”到“五個二”,逐步開放。

最後,增加撤僑的頻次和數量,尤其是欠發達地區。目前,機組人員執行一趟航班,需要隔離 14 天。這也是沒法短期大幅增加國際航班的掣肘之一。但是,正是因為機組人員的稀缺,國家更應該儘快安排更多的撤僑包機,既能利用資源,又能避免欠發達地區因爲防控疫情而爆發的人道主義災難威脅到中國公民的人身安全。

印度在 4 月才開始大規模派送確診病例,但最近已經開始從全球撤僑了。按理說印度的醫療資源仍然緊張,連國內的需求都不一定滿足的了。但是同樣是上面那個道理,因爲每個國家應對疫情的重視程度和力度都不一樣,如果自己國家的公民在這個節骨眼上在當地遭遇危險,麻煩只會更大,而如果是在自己的土地上,那頂多算是個內政問題,在比較可控的範圍內。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英國宣佈入境 14 天強制隔離的新措施,可能會進一步延後國際航班復航的節奏。但與此同時,一些主要接收海外留學生的英國私校已經開始搶着申請,在暑假結束後,爲入境的學生免費提供隔離場所和物資。

一邊是回不去的家,一邊是竭力恢復的新家。“五個一”政策何時解封,沒有人有確切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後疫情時代的留學乃至移民市場,各國的人才爭奪戰,會變得更加血雨腥風。

希望每一個在海外需要回國的中國人,都可以找到方法順利回家。